

作家与足球

□ 徐祯霞(陕西)

在一般人眼里,作家跟足球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一个静,一个动;一个安定,一个热烈;一个是体力运动,一个是脑力劳动;一个坐在书桌前静静地伏案写作,一个在绿茵场上厮杀和狂奔。在人的常规意识里,就像是地球的南极与北极、四季的冬与夏。可是不然,很多作家却喜欢足球,热爱足球,甚至是痴迷于足球。四年一度的足球杯赛事,让很多作家放下了手中的笔,守在电视机前,与球员们一起同呼吸、共命运,观看这让人身心激荡、活力四射的体育赛事。

作家是伏案写作的一族,也是一群思想活跃、内心丰富的人,他们好奇于生活中一切有趣的人与事,甚至在好多的作家身上,还一直保持有一颗童真和童趣的心。因此,便有了儿童文学作家,写出有趣的儿童文学作品,像我在读鲁院时的同学舒辉波,就是一个儿童作家,记得我曾经问过他一句话:“舒辉波,我发现你身上有着一一种我们没有的东西。”他一副羞涩的表情问:“啥呀?”“我发现你会害羞,而且还会脸红,脸一红,羞羞的样子,让人感觉桃花都开了。”说罢,周围的同学都笑了。当然,他也羞羞地笑了说:“是嘛!”记得说这话时,我们在山东登沂蒙山,那天阳光甚好,我们鲁院一个班50多个同学,就像是一个个棋子,分散或者族聚在登山的路上,向上或向下,将我们的视觉拉得很长。当时舒辉波手上正拿着一根狗尾草,走在我的旁边,他边走边一边唱着他们当地的民歌,一派童趣又天真的样子,我禁不住好奇,便说了这个在我心里埋已久的话。常常以为,能够永远生活在一个孩子般的世界里该有多好,而他的纯真和童心,也让他获得了文学上的成功,在2021年8月,舒辉波的《逐光的孩子》获得了第十一届全国儿童文学奖,这让我为他祝福,也为他庆幸,庆幸生活不负美好和纯真。

今年巧合的是,四年一届的世界杯足球赛的开幕式同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颁奖典礼都是在11月20日晚上举行。第22届世界杯在卡塔尔举办,开幕式时间是当地时间下午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而中国文学之夜暨鲁迅文学奖第八届颁奖盛会在北京时间晚上7:30分开场,于是,看完文学盛典后接着看世界杯开幕式,时间刚好。也就是说,这一夜对于爱好足球的作家们来说是文学与足球共同的盛宴。

一个巧合,让文学与足球又有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我是一个女作家,似乎一直是体育场上的看客,只有看热闹的份。就像一个文友说的,看不懂足球的越位,还看什么世界杯?有道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当然,这几天因为足球引发的段子也不少,其中一则,一个老婆问老公,在看啥呢?老公说,世界杯。老婆说,那聊平和姚明聊不上呢?老公说,他俩有事!老婆着急地又问,那聊聊呢,他咋不上?老公说,我,我不看了。

这虽是一个笑谈,却也让我们感受到普通人对这场赛事真切切盼的关心。而我,何尝不是如此呢?这几天的足球赛,一下班,我就将电视开到体育频道,看没看,我都希望那份热闹和激烈在耳边回响,仿佛我就在现场。

曾经读过徐坤的《向日的足球》一文,文中写了一个叫柳莺的老师因为马拉多纳喜欢上足球,在看到将足球当做一场商业表演时的那种绝望和悲哀,似乎她也说出了我的感受,我们喜欢的是足球的那种力与美的竞技,如果将其商业化了,就没有奥林匹克精神了,也没有竞技的那种全力以赴和冲劲了。观看和欣赏的效果也会大大减弱,弘扬体育精神,一方面为了强身健体,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赛出实力,赛出水平,赛出一个国家的荣誉和尊严。我们喜欢足球,也要做一个文明的观众和球迷,不能赢了就欢呼,输了就骂人,这都是不好的现象。当然,很多的观众和球迷都是文明的,他们痴迷足球,喜欢的是那份活力和激情,少年看到的是青春和健美,中青年看到的是拼搏和进取,老人看到的是往昔和活力……还有人在足球中看到他们想要看到的美好与希冀。

在作家中,路遥喜欢足球,陈忠实喜欢足球,就连贾平凹这样一个一心沉迷于写当中的人,也是喜欢足球的。在贾平凹的书房里,在那些古玩与石器中间,就藏着一个彩色电视机。据他讲,这个电视机就是专门看球赛的,在写作中,遇到瓶颈或者是写不下去时,他就会打开电视机,看一会儿球赛,在人类最纯粹最原始的竞技中,寻找灵感,寻找激情与活力。这或者是贾平凹寻找灵感的一种方法,也是他放松和释放自己的一种方式。

这些年,在朋友圈,也频频看到一些作家激动地讨论着足球,讨论世界杯的赛事。喜欢足球,似乎是男人的共性,男性天生有竞技潜能,不管是好动的,还是安静的,这种潜意识似乎是雄性动物固有的天性,虽然我算不上一个纯粹的球迷,但是我也常常会被球迷的狂热和激情所感染,就像年岁已高的作家高洪波,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世界杯,作家们都在聊什么》,当然,这是一篇让人遐想的文章,里面写到了作家白描,写到了已故的作家雷达,写到了作家刘齐。看到眼下的世界杯,让他想起往昔的观球岁月,人上了年纪,总是爱回忆,人生能有回忆也是美好的,它毕竟代表着经历,代表着人生过往,尤其对于作家,这些记忆都会成为一笔珍贵的财富,在某个时刻,它就会跳动出来,成为写作的素材,成为岁月的剪影。

世界杯还在继续,足球场上正活力四射,而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和不太专业的观众,依然会关注,关注到世界杯闭幕的那一天。这个冬天,因为世界杯,我们忽略了很多的寒冷;也因为世界杯,减弱了疫情与我们带来的焦虑和困扰。

在此,我想说的一声是:世界杯,你好!

“阿坝有九寨沟,乐山有黑竹沟。”

懒洋洋歪躺在沙发上,漫不经心翻阅着报刊,当上面这行大字扑入眼帘,我顿时下意识地点直了身体。

九寨沟当然知道。黑竹沟?

与九寨沟相提并论,处于我久已神往的彝区,位于神奇的北纬30度线上,被称为“东方的百慕大”……黑竹沟,这个神秘的名字,这片神奇的秘境,一下就强烈吸引了我,仿佛前世有约,感觉今生缘到。

奔向峨边——峨水之滨、峨山之麓的彝族自治县。

峨水就是大渡河,峨山就是峨眉山。峨边,山环水绕,大渡河似乎无所不在,隔河是沙湾,沐水长流的地方,郭沫若的故乡。再往里走走,就是泸定,“红军飞夺泸定桥”闻名天下。峨边人开门就能见山——背峰山。峨边人说,“背峰山是我们峨边的脊梁”。登上背峰山山顶,峨眉山尽收眼底。峨边是全国唯一没有交通红绿灯的城市,可见小城之祥和、安定、怡然。

“五彩霞空中飘,天上飞来金丝鸟,……索玛花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每当哼唱起优美深情的歌曲《情深谊长》,眼前就会浮现出一幅美丽景象:天空中,五彩霞飘飘,金丝小鸟飞;大地上,远远地从天边走来一队彝族姑娘,个个身着红、黑色的漂亮衣裙,打着黄色的油纸伞,美丽多情,款款而至。

彝族同胞偏爱红、黄、黑三色——红色代表火焰,黄色代表太阳,黑色代表大地。置身峨边,触目皆是身着民族服饰的彝族姑娘。能歌善舞的彝族同胞自豪地宣称,“不会跳舞的只有老牛,不会唱歌的只有木头”,可想而知彝族姑娘有多美,她们是小凉山另一朵索玛花。

峨边人三句话不离黑竹沟。黑竹沟的神秘面纱,渐渐被撩开:方圆百里,区域内高山、峡谷、森林、草甸、湖泊、冰川、瀑布、深潭、暗

两年前,我创作了一首四川清音词作,题为《绣蜀》。我在第一段写道:

天府一张大锦缎,蜀道一根长丝线。一针针山来一线线水,绣一个“蜀”字几千年。

我用了不到400字,就把天大地大的“蜀”绣过了。而在今天,到了元夫这儿,她用了40万字,却只是绣出了一条“蜀道”。她的这本名为《蜀道天下》的长篇报告文学,倒真是绣花功夫绣出来的。蜀道,在我笔下只不过是一根长长的丝线,而在元夫笔下,是一针一针,是千针万线,是千回百转,是万水千山,是朝晖夕阴,是天高云淡,是坎坷峭拔,是起伏连绵,是金戈铁马,是风刀霜剑,是苦尽甘来,是水滴石穿……

元夫不由分说拽上了我们,开始了一次踏访蜀道的漫长同程。我们需要一起穿越的

河、地泉无所不有,奇异的山峰和岩洞比比皆是,日出、云海、佛光无比壮丽。它是极其完整的生态群落,是最原始的国家森林公园,有世界级景点六处、国家级景点二十处;有动植物五千余种、国家珍稀濒危保护物种三十余种;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是省级自然保护区、省级风景名胜区、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是彝族风情观赏区,被央视评为“森林氧吧”……

但是——

“它地形复杂、山岭险峻,当地人称之为‘魔沟’,外界称之为‘最深度、最原始、最疯狂、最恐怖的探险之地’,鬼推磨、阴阳界、狐狸山、石门关、挖黑罗锅、渴罗挖曲……这些地名,听着都吓人。有的地方,时钟停止、罗盘失灵、人畜神秘失踪,轻易去不得啊!”

越是禁忌,便越是诱惑。我们急欲进入黑竹沟。

蜂巢岩、马里冷旧,是进入黑竹沟腹地的人口。蜂巢岩是一片原始峡谷从林,因岩壁上有无数圆洞、色呈黑褐宛若蜂巢而得名。蜂巢岩四面峻岭陡峭,岩底横着雪涛翻滚吼声如雷的三岔河。“马里冷旧”是彝语,意思是开满红花的草地。马里冷旧是天然高山湿地,四周杜鹃环绕,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珙桐漫山遍野,各种山花随季节次第开放,人在其中如沐花海。

黑竹沟的山峰高低落差达三千米。纵横交错的沟壑、垂直分布的植被,造就出阶层分明的植物世界,当山巅上的树枝成为冰雕,山谷里正花团锦簇万紫千红。沟里有种子植物三千余种、药用植物一千五百余种、多类花卉二百余种、国家稀有特有珍贵植物二十多种……理所当然,珙桐是黑竹沟植物王国的王室贵族;参天古树和野藤,是优越的上流社会;灌木丛林,是低调的中产阶级;高山草甸,是地道的草根。而杜鹃花(即索玛花),品种之

蜀道,是几千年的时光,是上百里、上千里、上万里的苦旅,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广义和狭义的不断演变。

作为蜀道的女儿,元夫完全可以在如今四通八达的蜀道一侧躺平,用“清欢”这样既古老又新潮的词,或用“巴适”这样既土气又洋气的词,打发日子,消磨文字,不时发上一通“蜀道不再难”这样的感慨。但是,元夫,这个柔弱而倔强的女子,竟然模仿了“五丁开山”的蛮力,让自己成为了一个逢山开道、遇水搭桥的壮夫。她从广元出发,向北或者向南,走东或者走西,听风野岭,探秘绝壁,问道幽秘,追踪先贤。她让我们听到了一种从现实走向历史,又从历史走向现实的脚步声,或远在天边,或近在眼前。同时,她也让我们听到了她自己那一双走出来的铁脚板发出的声

黑竹沟

□ 杨海蒂(北京)

多、花色之艳、面积之广,为世界之冠。据说黑竹沟杜鹃分公母,它们却又只能遥遥相望,倘若公、母杜鹃同时啼哭,晴好天气会瞬间变阴下雨。这引发我无限遐想,它们是牛郎织女吗,从迢迢银汉跌落人间?

黑竹沟,是动植物的天然基因库,是人类的自然博物馆。

无数的山野精灵,在黑竹沟找到了生命的乐园。黑竹沟有三十多种国家珍稀濒危保护动物,其中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大熊猫、羚牛、四川山鹧鸪、云豹、小熊猫等珍禽野兽,观赏和科研价值都很高。当地居民曾捕捉到的黑豹,竟为亚洲首次发现。黑白条纹大熊猫、黑白斑点“花熊猫”,是这些稀有动物中的极品生物,它们可不是憨态可掬的乖宝宝,也不是只吃竹子的素食主义者,经常溜到彝寨对家畜下手,给自己打打牙祭改善生活,村里的牛、羊、猪都是它们潜在的美食。

断岩交错的三岔河大峡谷,是黑竹沟水景观最集中的景区。在宽广的山谷内,在湿润、清新、沁凉的雾气中,只有驻足定睛极目四望,才能发现不远处绵亘着重峦叠嶂、险峻角峰和奇绝深谷,构成巨幅绝美画卷。秋气肃杀,阳光这里是这里的奢侈品,沉寂的峡谷吐出料峭的寒气,给人以至莫名的压迫感,让我感觉到洪荒之力的存在。

在三岔河上游、黑竹沟腹地,有一个充满意外、惊悚和奇闻的地方,那就是传说中的“死亡之谷”,当地人称“石门关”。它是一条原始峡谷林带,面积二十多平方公里。人畜进入石门关后,屡屡神秘失踪,幸存者寥寥无几,即便对装备齐全经验丰富的职业探险队员来说,也是生死之旅,能否活着出来,全凭命运的安排。当地彝家有谚:“进了石门关,不见人生还。”“猎户入内无踪影,壮士一去不回头。”“石门关石门关,迷雾暗河伴深潭,猿猴至此愁攀援,英雄难过这一关。”在他们心目中,石

音,冒失而莽撞,笃定而铿锵。这声音,不是清音,更不是什么矫揉造作之声。它来自有迹可寻的古驿道,来自悬空千年的古栈道,来自古寺中鸟的夜啼,来自峡谷中水的吼叫……

然而,这声音,并不是一味豪壮、一味刚强,如果我们凝神谛听,很容易就能从中辨认出女性的声腔,有细腻,有犹疑,有妩媚,有华丽。元夫让我们看到的是一条女子的蜀道,深长而崎岖,壮美而逶迤。她也让我们注意到了,面对自然,面对历史,她虽然也显露出低眉顺眼,却并没有表现出眼高手低。她一直在自顾自地行走和回望,也一直在自顾自地叩问和诉说。就这样,她让自己深深浅浅的脚印,也让自己絮絮叨叨的话语,叠映出了一条自己的蜀道。她用刚柔相济的文字,也用细密有连的针线,缠缠绕绕,牵牵绊绊,绣出了一

悬崖上的陈家铺

□ 张映勤(天津)

指着村里的主要景点:古道祠堂老民居,书店民宿工作室等等。村子纯粹是浙西南山区普通的民居,居住生活而已。由于村民一度的流失,陈家铺曾经沦为“空心村”。房子需要人住,需要人养,长期闲置,破败的速度就会加剧。陈家铺在旧屋改造时,为发展旅游经济,吸收了一些民营实体及作家、艺术家进驻古村,不仅为保护原始村落注入了活力,也同时提升了陈家铺的文化品位。

很难想象,在偏僻的山居小村竟然还有一处优雅高端的平民书局,这是著名的先锋书店利用村子原礼堂改建的特色书店。整座建筑,外沿保留了古村传统的建筑风貌,黄墙灰瓦木门窗,古朴厚重,素雅自然,与山村民居的整体风格和谐统一,融为一体,而内部则进行了重新的规划设计,在保留原有二层木结构空间的基础上,进行了局部的扩建改造,尤其是面对峡谷的外墙设置了落地景窗,通透明亮,视野开阔,并增设了观景平台,使内部空间与外部环境有机结合,窗外的景色:山峦、梯田、绿树、白云,尽收眼底。店内的装饰陈列则充满了现代时尚的文化气息。进入屋里,两米高的书架摆满了各种图书两万多种,展台是精致的文创产品及松阳地方手工艺品。人们坐在临近山景的落地窗前,手拿一册心仪的图书,喝两口清茶或咖啡,眼望外面的青山秀水,白云绿树,真是心旷神怡,好不惬意。

陈家铺的特点是在风景优美的山崖上保留了传统民居,但要想吸引客人,留住客人,光靠这些老房子是不够的,引进平民书局我以为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将民居活化利用,书店建在悬崖边,游客身在云雾中,人们停下脚步,放松心情,在大自然中享受时光的安宁与悠闲,在阅读休息中感受文化的魅力与熏陶,实在是人生难得的体验。

门关就是鬼门关。世界上最著名的“七大神秘恐怖死亡谷”,黑竹沟作为“怪雾死亡谷”榜上有名,其余为:昆仑山的“地狱死亡谷”、俄罗斯的“死亡山谷”、美国的“人类死亡谷”、意大利的“动物死亡谷”、印尼爪哇岛的“死亡洞”、纳米比亚的“死亡谷”。

黑竹沟的云雾变幻万千,让人永远捉摸不透。人、畜进到石门关后,为什么会失踪,是怎样失踪的?一直是个谜团。未必科学的“科学分析”说:这里终年云雾弥漫诡秘阴森,可能是变化无常的迷雾将人、畜包围吞没了。但是,问题来了:此地为什么日夜云雾缭绕迷离莫测?彝族同胞给出的答案是:人和畜惊扰了山神,山神发怒吐出青雾,将他们卷走了。

彝族同胞信奉万物有灵,至今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他们敬畏山神,更敬畏野人,称野人为“诺神罗阿普”——山神的爷爷。世人多知晓神衣架野人,不知黑竹沟也有野人,四十年前,勒乌乡村民冉千布干亲眼看见过野人:身高约两米,脸部与人无异、浑身长满黄褐色绒毛的雄性巨物。其他村民也发现过野人的踪迹。野人谷是当地人心目中的世外桃源,这我就不大理解了。

特克马鞍山海拔四千多米,是川西南最高峰,是黑竹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它上部呈三棱形,酷似埃及金字塔。在阳光的照耀下,山脊好似一条细细的金线,遍迤于天际之上,山峰金碧辉煌华光四射,成为极为罕见的奇观。雪峰下的冰斗、冰川遗迹,仿佛天地间的巨大冷库。

严寒与温暖,贫瘠与丰饶,荒芜与繁盛,美丽与狰狞,宁静与狂野,生命与死亡,天堂与地狱……相生相克并行不悖于黑竹沟。我也差点迷失在黑竹沟,不是触怒了山神,而是因为它太迷人:蹒跚不逊于九寨沟,却多了原始神秘;神奇不亚于神农架,但多了惊险刺激。

条自己的蜀道。

蜀道,在今天无论是难是易,它都那样既躺平在历史深处,又起立在现实面前。蜀道一直在真实的天地间,又一直在想象的世界中,这是由它造造的地理环境和峭拔的文化地位所决定的。缺少披星戴月的真实,蜀道便走动得更远。通过这本书,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无论是初上蜀道还是重走蜀道,只要用自己的双眼去丈量,用自己的双手去抚摸,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就永远也不会被人世间这条古老的路阻拦或者抛下。蜀道正在飞奔,它会带着我们一起飞翔,以至飞翔。

村口下方则是新建的云乡共享度假村,这是一座四层的现代建筑,主要墙体为米黄色涂料,间以黑色屋顶与围栏,总体风格趋同村中古屋。经木质廊桥进入大厅,透过两侧玻璃落地窗尽览窗外景色。宽敞的大厅时尚现代,营造出一种雅致祥和的气氛。

夜宿云乡,山村静得像空气凝固了一般,习惯了喧嚣城市生活的我在这样静谧的夜晚竟有一种耳鸣的感觉。我起身走到露台,木质地板上摆放着黑色铁艺桌椅。我坐在那,悠闲地望着不远处沉入梦乡的陈家铺,橘黄色的灯光微弱稀疏,星星点点,更加衬托出小村的幽静与安宁。

云乡是一家以现代理念设计的高端度假村,与山水共享,与自然共享。而我感兴趣的是屋外的装饰,露台的护栏与外墙全部用灰黑色的棕绳编就,纵横交织,排列有序,尤其是护栏,棕绳之间微小的缝隙透过关线,有如黑白木刻的感觉,疏密相间,明快凝重。松阳山民过去有搓棕绳、用棕绳的传统,“云乡”大量使用棕绳进行装饰,留住了当地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融入了松阳地方特色的手工技艺,使其建筑与山村的古屋黛瓦谐调一致,相得益彰。

一夜无梦,睡得格外沉实。黎明即起,没有庭院可扫,我便信步到村里走走。村道不宽,绵延起伏,曲曲折折。此时的村庄尚在睡梦中沉寂,万籁俱静,只有一两声鸡鸣狗吠和袅袅炊烟,为晨曦中的村庄带来一点生气。我和朋友徜徉在狭窄的村道上,看云起云落,听雨丝淅沥,山上的雾气在一点点升腾,飘移,一串串晶莹剔透的雨滴在挣脱屋瓦的羁绊,“滴答、滴答”慢慢地落在石板路上。眼前的陈家铺,正如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徐徐展开,那种动态之美、朦胧之美、宁静之美实在是在令人心醉神迷。